

这些年，关于房子的新政策层出不穷。从廉租房到均产房、从经济适用房到限购令，接二连三的“房改”洪流中，适者方能得房。为了房子，好逸恶劳的王红抛家舍子，远嫁深圳，当起了林梦龙兄妹的继母；为了房子，年轻无为的冯西南，刻意亲近林映雪，并在新婚之夜将“床事”演变成“房事儿”；为了房子，邝美仪母女过着候鸟一样的生活，从城东到城西，一次次地搬迁。夏锦带着婚前房产嫁入林家，如同自投罗网的羔羊，她的房子不再为她左右，成了虎视眈眈的某些人眼里的“盘中餐”。

为了求“存”，林家上下各怀心思，各司其法，没房的想占房，有房的想占更多的房。老父林广生为房子累倒病逝后，继母王红想多占遗产房却弄巧成拙害了自己；女婿冯西南为了房子提出假离婚却将婚姻推向了分崩离析的边缘；长子林梦龙和妻子也是为了房子那点事闹得鸡犬不宁。为了房子，心怀鬼胎的一家人，彼此“房”不胜防……

谁是房主



上架建议：畅销小说

ISBN 978-7-229-04407-7



9 787229 044077 >

定价：32.00元



“你少恶人先告状！”夏锦一挑眉，林梦龙也皱紧眉心，他“啞啞”地倒抽着凉气以示不服。

“我这就给爸打电话请他评评理，看是你胡搅蛮缠，还是我心怀鬼胎！”夏锦说着就跳下沙发，趿拉着拖鞋，风风火火地回房取电话。林梦龙见状，气焰也消了，脚也不疼了，他弹簧似地蹦出沙发，拦腰截住夏锦，嬉皮笑脸地哄道：“老婆老婆，我错了。咱都是‘三张’年纪的人了，别没事找家长行么？家庭矛盾，内部消化，不要转化成阶级矛盾嘛。”

“行，那我就告诉爸，你说他跟咱不是一家的。”见林梦龙手忙脚乱的阵势活像过江的泥菩萨，夏锦心里乐开了花，脸上却还绷着，“还有，我要告诉爸，你骂他是统治阶级！”

“别挑事啊！”林梦龙的火气刚蹿升至头顶，见夏锦拔腿要走，那个“啊”字又在空中拐了几道弯，命令的口吻便成了央求，“好老婆，别闹了。”

夏锦不依不饶，双肘轻轻一顶，溜出林梦龙的环抱，冲进房间举起电话，关切地叮咛：“爸，您在干啥呢？吃饭了没有？一会儿去莲花山遛弯儿别忘了带件外套。”

放下电话，夏锦狡黠地抬起下巴斜睨着林梦龙，坏笑说：“这次给你个留校查看的机会，下次再犯，从严处置！”

林梦龙对夏锦的小伎俩恨得牙根直痒，可一想到林广生的“三高”加冠心病，他只好息事宁人，忍让地挤出笑脸说：“还是老婆深明大义，咱们有事儿说事儿，谁都不许抬杠了啊。”

和谐共商的心愿是美好的，可谈着谈着，林梦龙和夏锦又杠上了，起因还是家里那两套房产。早在结婚前，林梦龙和夏锦就各自置了套 90 多平方米的三居室，唯一的区别在于，夏锦的“锦绣年华”位于中心区的黄金地段，论风景环境、配套设施和交通便利，都和林梦龙位于远郊的“半岛一号”不可同日而语。

“别的都不说，就说梅林关天天堵车的盛况，我上下班不得起早摸黑呀？我住锦绣年华那会儿，每天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床。你凭良心说，自打搬过来以后，我睡过一个懒觉吗？”一说起半岛一号的生活，夏锦就露出苦大仇深的表情。夏锦的抱怨情有可原且字字在理，林梦龙反驳不得，只能硬着头皮



姓名即命运，我还不信，现在想想简直是真理。你说何为他爸妈也是，怎么给独苗取这么个名，何为何为，有何作为？就要当爸爸的人了，连套大房子都租不起！”

“袁茵，你能胳膊肘不往外拐吗？”夏锦不满地呵斥，“天天数落自己老公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把他贬得一文不值就显出你金贵了？没听说过妻凭夫贫吗？”

“那成语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？”难怪说女人一怀孕，智商就倒退，被夏锦一诈唬，袁茵怎么也想不起正确的措辞，冥思苦想半天，才如梦初醒，“哎，不对，刚才明明是我教育你，怎么又变成你给我上思想教育课了？”

“我用不着受教育。”夏锦斜卧在床上，双腿呈剪刀状跷在床头，言不由衷道，“我这里风凉水冷，山清水秀，有公交有地铁有的士，有便利店有面馆有菜市场，上下楼有电梯，出入有保安，不要太舒服哦。”

“你又回锦绣年华了吧？”袁茵换一手握住电话，摇头晃脑地劝诫，“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夫妻吵架别动不动回娘家。”

“我没回娘家，这里是我自己家。”

“又来了，又来了！”袁茵气不打一处来，托着笨重的肚子在巴掌大的客厅里来回踱步，“提醒过你没有千次也有万次了，别动不动你家我家分得门儿清。夫妻是个共同体，一结婚就没有你和我，只有我们了。锦绣年华也好，半岛一号也罢，都是你们的家。”

“怎么不是我家？”夏锦一瞪眼、一撅嘴，愤懑地反问，“新婚姻法都规定婚前财产归各人所有，我为什么不能跟他分你我？”

“财产可以分你我，情感上呢？”袁茵皱眉轻斥，“也想分出个你死我活？”

“喂喂？”夏锦佯装手机断电，虚张声势地喂了两声，匆匆关机。袁茵千篇一律的说教早让她听得耳朵生趼，道理谁不明白？问题是，非要分清你我的不是她，而是食古不化的林梦龙！

确定恋爱关系以前，夏锦不止一次背着林梦龙，在袁茵面前取笑他：“我要是会做开颅手术，真想剖开他脑袋，看看里面是不是塞满钢筋水泥。不然，他怎么那么冥顽不灵呢？”

“死心眼也有死心眼的好处。”袁茵顺着夏锦的话总结道，“菲姐不是说

过男人都花心吗？难得碰上个死心塌地的，你赶紧藏好，别让野猫叼了去。”

夏锦轻啐一声，不再争辩，一脸得意的媚笑。

可如今，一想到袁茵那套“死心眼学说”，夏锦就觉得自己误交损友，导致上错了花轿。

夏锦和林梦龙相亲的幕后功臣，非闺密袁茵莫属。严格地说，夏锦属于“被相亲”。去年初冬，寒风袭人的季节，继芒果台推出真人相亲秀后，相亲节目便遍地开花。那时，袁茵正沉浸在新婚的蜜运中，每次枕着何为温暖广阔的胸膛看那些剩女被剩男挑来拣去，为自己的小幸福窃喜之余，不禁替好姐妹夏锦忧心。

“我看节目里来自交友网站的那批哥哥素质都不错，你不好意思上电视，要不先上网注册个账号，征友试试？”

“蜜你的去吧，少操我的闲心。没听说上这种节目的全是‘托儿’吗？我又不是托儿所阿姨，凭什么接管他们？”当时夏锦刚荣升总监助理，每天要应付流水线一样的会议和应酬，摸黑回到家就只能像冻肉一样将自己扔到床上，哪有闲情上网征友？

夏锦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不紧不慢，新婚的袁茵却坐不住了。念书时袁茵是寝室里年纪最小的妹妹，眼下自己都步入人生新阶段了，寝室中最年长的“御姐”夏锦却还单着，这也太拖她们“六朵系花”的后腿了吧？再说，将来有了娃，让宝宝称呼夏锦阿姨还是姐姐呢？夏锦一天不结婚，辈分就没法拨乱反正。再想长远一点，当年的“六朵系花”中除了夏锦，其余五朵不是开花结果就是有了龙卷风都吹不散的稳定伴侣，他日再聚首，人人都拖家带口就夏锦形单影只，别说夏锦难堪，姐妹几个也于心不忍啊。想到这，袁茵越发觉得终结夏锦的孤单，自己责无旁贷。

正巧袁茵的婚假和年假还剩下几天，袁茵便瞒着夏锦，在那个著名的交友网站上注册了一个账号，偷偷上传了夏锦的玉照，担任起幕后红娘的工作。一番精筛细选后，袁茵将目标锁定为“卖相”憨实、条件“匹配”的林梦龙。袁茵冒充夏锦跟林梦龙通了三个月的电子邮件，将林梦龙的生活作息和家庭背景查了个“底儿掉”，这才放心替夏锦作引荐。

今年早春，鸢飞鱼跃，正值恋爱的好时节，夏锦被袁茵拽进情侣约会首

暖宝宝！”林梦龙不依不饶地叫嚣，“邮件我全留着，再抵赖，我就‘人肉’你！”

夏锦一愣，回过神来，这才记起袁茵代她网恋一事。她“扑哧”一下笑出声来：“人肉吧，尽情人肉。反正写邮件的是冒牌货，爱谁谁。”

文员从格子间探出头来招手示意夏锦去开会，夏锦不由分说地挂断电话，生生将林梦龙晾在手机另一端。林梦龙盯着断了线的手机屏幕，只感觉阵阵森冷的阴风从后背刮过。在交友网站“蹲点”半年，林梦龙见识过各种“货不对版”的女子，不是照片和本人南辕北辙，就是网上一只“羊”，网下一只“狼”。可再怎么不着四六，也不至于翻脸不认账，见面前和见面后判若两人。林梦龙可以忍受女人无色、无才甚至是无心，但他最不能容忍女人无德、无赖和无耻，跟继母王红一个德行。

林梦龙言出必行。他将夏锦的资料在征友网站上公之于众，还附带了那三个月“谈情说爱”的邮件内容，言之凿凿地声讨夏锦的恶行。一时间，夏锦的手机变成了急救中心的热线电话，不仅谁都能打，而且二十四小时全天无休。只要夏锦一接起电话，陌生人道德法庭式的宣判便不绝于耳，女人张嘴就骂：“别以为长得像个人就能恃靓行凶，你也太把自己当根葱了。”男人则嬉皮笑脸地称：“神仙妹妹，你是不是太寂寞了？让哥来安抚你吧。”

夏锦的一张粉脸都气绿了，她凶神恶煞地责问林梦龙：“神经病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“打假。”林梦龙剔去牙缝间绿油油的菠菜叶子，信手扔掉牙签，解气地回敬，“出来玩，迟早是要还的。你玩弄别人的感情，就要做好准备被别人玩弄。”

这场情感事故，最终还是由肇事人袁茵出面调解。莺飞草长的阳春三月，袁茵一手挽着夏锦，一手抚着扁平的腹部，煞有介事地恫吓：“事先声明啊，我刚怀孕，胎教很重要。今天在宝宝面前，你们谁都不许吵！”

林梦龙和夏锦不约而同地哼了一声，两颗脑袋各自转向一边。

袁茵恳切地道出来龙去脉，为林梦龙和夏锦释疑。未了，抹一把汗，哭丧着脸央求：“咱们能找个有门脸的地方聊吗？我可是孕妇，不经晒的！”

“谁要跟他聊？”想到连日来的电话骚扰和个人名誉所受的伤害，夏锦撇撇嘴冷笑，“这么大个脑袋，一点养分都没有。世上好男人那么多，我凭什么浪



费时间跟他聊？”

“你别得意。”从本质上说，男人都是逞强好斗的雄性动物，无论他们披着怎样的皮囊，终究戒除不掉征服欲。林梦龙就这样被夏锦激起了斗志，他握紧的拳头险些碰到夏锦鼻尖上，一字一顿地宣战，“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主动求我跟你聊的。”

夏锦柳眉倒挑，瞪林梦龙一眼，拉着袁茵转身就走。不料林梦龙疾步上前，绕到夏锦面前，捏紧拳头抖了两下，掷地有声地说：“我说到做到。不信，你等着瞧！”

夏锦和袁茵被林梦龙突如其来的拳头吓得花容失色，本能地往后一缩，闺蜜两人面面相觑，心中异口同声地惊叹：“我的天！”

那是夏锦和袁茵，初次见识林梦龙的“一根筋”。悻悻而归的途中，夏锦啼笑皆非地问袁茵：“你到底是打哪儿捞来这么个蛮人？完全没开化！我怀疑他不光脑子，连五脏六腑里的肠子，都是直的，不会转弯。”

林梦龙一向言必行，行必果。次日，夏锦刚步出写字楼，隔着宝华大厦的落地玻璃门，就一眼认出那个虎背熊腰的背影。“他到底想干什么？”夏锦心里七上八下地发憊，却仍旧一脸清高。她佯装不认识林梦龙，笔直地从他身边走过。

“下班啦？”林梦龙疾步追上夏锦，眉眼里的笑意极为牵强，“今天过得开心吗？”

“看见你，怎么开心得起来？”夏锦简洁而强硬地顶撞道，一对黑眼珠灵活转动着四下张望，生怕被同事撞见这情景。

“那我比你幸运。”林梦龙讪笑着步步紧跟，呼哧带喘地说，“反正我看见你挺开心的，一天之中，我就这会儿心情最阳光灿烂。”

“你有完没完？”夏锦忽然收住脚步，林梦龙来不及做出反应，180斤的壮实身躯，差一点迎头撞翻夏锦。林梦龙本能地伸手去扶夏锦，却被她粗暴地推开，仿佛他是块恼人的口香糖，让人甩之不及。

“看，我说你会主动跟我聊天吧？”林梦龙站稳脚步，意气风发地盯着夏锦，平抑了气息，厚颜说道，“除非你收回对我的羞辱，否则我跟你没完。”

“做梦！”夏锦从齿缝间吐出两个字，突然拔足狂奔。她跑出50米开外，

闪身躲进中心商城，躲在专柜展架后看着林梦龙像熊一样笨拙地找不着她，心里有种恶作剧成功的小得意。

夏锦将戏弄林梦龙的过程当成笑话告诉袁茵，不料袁茵不笑反怒：“我说夏大姐，做人要厚道。你这样刻薄无礼，当心嫁不出去。”

“妹妹，又到姐给你上课的时间了。”夏锦仍沉浸在捉弄成功的喜悦中，说话间连颧骨都骄傲地高昂着，“嫁字怎么写？一个女人加一个家字。家又是什么？一间房子下住着人和猪。姐姐现在自己有房，有了房，还怕招不来人？”

“二了吧你。”袁茵不屑，抓起何为洗净的红富士苹果，咬了一口，“房子是男人脸上的金子，却是女人身上的壳！有了房你是有底气了，可硬气和傲气也上来了，哪个男人愿意娶一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姑奶奶？别说我不提醒你，单身女人加上房子，就等于难嫁。没看上真人相亲节目的都是小屁孩儿吗？现在90后都开始抢攻婚恋市场了，你还当自己是三月的油菜花呢？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。等将来老了，病痛缠身，身边连个端水送药的人都没有，你就缩房子角落里哭去吧！”

夏锦嘴上虽强硬地埋怨袁茵杞人忧天，心里却如打翻了五味瓶——难道房子是男人的“增值税”，却是女人的“附加税”？难道再糟糕的男人只要身后有套房子，就不愁娶不回如花似玉的姑娘？而优秀的女人若身上背了套房子，就会让男人望而生畏、望而却步？夏锦百思不得其解，莫非自给自足反成罪孽？有了房，她反倒老无所依了？凭什么呀？

4

林梦龙尾随了夏锦整整一个月，每天都准点出现在宝华大厦的出入口，假笑问她：“下班了，今天开心吗？”夏锦充耳不闻，林梦龙也不啰唆，只默默地加快两脚的步速，左右护法似地追上夏锦，在她身边晃来晃去。

满城蔷薇香的5月。这一天，两人走到马路中央时，迎面的交通灯变成了红色。夏锦停在斑马线上，侧过脸去，茫然地远眺夕阳，有意回避着林梦龙的目光。林梦龙见状，刚迸出一个“喂”字便识趣地闭上嘴，迈开弓字步，闪身

吓死我，你可以不偿命是不是？”

“没，没找到。”望着“金豆”滚滚的夏锦，林梦龙束手无策，两片乌紫的嘴唇瑟瑟发抖，战战兢兢地说，“第一次正式约会，就害你弄丢你爸的遗物，对，对不起啊。”

“谁遗物？你才遗物呢！”夏锦不服气地又给了林梦龙一掌，想想自己这话不吉利，连忙改口说，“呸呸呸！百无禁忌！”

“不是遗物？你怎么不早说？”林梦龙翻着眼白，长叹一声，席地而坐。他白胖的小腿肚上惊现几道血痕，宽厚的胸脯鼓鼓生风地生着闷气。夏锦见那蚯蚓般触目惊心的血痕，心头一紧，轻轻拨弄林梦龙的腿肚子，惊诧地问：“让水母咬了？疼不疼？”

“让水母咬你试试，能不疼吗？”林梦龙向来不善于掩饰情绪，气呼呼地鼓着腮帮反问夏锦，“被水母咬事小，主要是你害我内疚半天。”顿了顿，林梦龙忽然深锁眉心，狐疑地问，“哎，我说，根本不是什么最后的礼物，是你存心忽悠我的，是不是？”

看着林梦龙一脸疑惑的傻样，夏锦破涕为笑，不怀好意地捏着嗓子扔出一句：“你猜。”

“我不猜。”林梦龙拍拍受伤的小腿，一脸正色说，“出点血就当新陈代谢了，不管你是试探我还是玩弄我，我也认了，我自己心甘情愿下海，怨不得你。”

夏锦一阵怦然心动。她幽幽地说：“我12岁那年，我爸跟我妈离婚了。”她顿了一下，林梦龙不用眼睛，都能听见她悄落的眼泪，“耳环是我爸送我的结婚礼物。他说无论他在哪儿，我戴着耳环，就像他在我身边一样。我18岁穿耳洞后，一直戴着这副耳环，可他却再也没有出现过……”

林梦龙好奇地想知道为什么，又怕触痛夏锦的伤口，于是乎，默默探出沾满沙子的手，小心翼翼地握住夏锦寒凉的指尖。夏锦全身像通了电似的猛然一颤，脸上飞快升起两片红霞，美滋滋地任由自己被那双肉嘟嘟的手掌呵护着。

从海边归来，林梦龙目送夏锦进入锦绣年华的正门，转身正欲离开。夏锦突然回身，叫住林梦龙问：“喂，你想不想上去喝杯咖啡？”



邝美仪还想考验林梦龙，夏锦却按捺不住了，她拉起林梦龙气势汹汹地嚷怪：“妈，现在到底是你结婚还是我结婚？要嫁什么样的男人过什么样的生活是我的事，将来就算要吃糠咽菜甚至去讨饭，我也愿意挎着篮子跟着他！”

看来女儿心意已决，再僵持下去只怕日后关系难处。邝美仪快快地起身进了房间，不一会儿，她两指间夹着户口本，拉着脸一声不吭地将它放到桌面上。夏锦拿起户口本，笑靥如花地挽着林梦龙胳膊跟母亲道别。邝美仪怔怔地望着女儿的背影，摇摇头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6

男人的承诺像一支有去无回的无影箭，射出去的一刻爽快利落，贯彻执行时却拖泥带水。真的成了家，林梦龙便不甘心当一只养尊处优的“猪”，三番五次劝说夏锦：“夫唱妇随是咱国家上下五千年的优良传统。你既然嫁给我，当然要跟着我住！”

鉴于林梦龙不堪回首的生活经历，夏锦打心眼里理解他对于“主次”的固执。可理解不意味着接纳，即便亲如夫妻，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尊重，也是有前提条件的。

夏锦的和谈条件，就是住得舒适。

在夏锦看来，住房的好坏不在于价格、朝向、地段或开发商，而在于配套设施的齐备。都说家是个安乐窝，不安乐，何以为窝？而位于半岛一号的那套房子，唯一的配套设施就是楼下那间喧闹声不绝于耳的幼儿园。小区里虽然有个小菜场，可是总卖注水肉。唯一的一间超市也爱卖假货，夏锦第一次去买“ABC”卫生巾，回到家才发现那是包偷龙转凤的“ADG”。不仅如此，半岛一号周边人迹罕至，出入至少要走一公里才能看见公交站。由于附近正在开山修路，夏锦每天去公司的车程中，至少有一半时间花在了等公交车上。林梦龙在家时夏锦还能搭个顺风车，林梦龙一出差，夏锦就只好起早贪黑地上下班。有一次林梦龙上北京开会，家里托收管理费的存折余额不足，夏锦只能步行去东大街的银行存款。一来一回，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。回到家时，雪



过年，是家家户户团圆的大日子。林梦龙虽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，可因为王红的讲究多，过去那些年，在林广生低眉顺眼的请求下，林梦龙也逐渐被“南蛮化”了。夏锦不知道，丈夫今晚是否照例要回家过冬至，于是支吾应道：“我先问问林梦龙的意思吧。”

“就知道向着你男人！你现在心里哪还有你妈？”收线以前，邝美仪气势汹汹地补充一句，“你果然是夏家的种，跟你爸一样没良心！”

18年前，从邝美仪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那一秒开始，她对夏平安的恨意，便绵绵无绝期。作为一个院里青梅竹马的玩伴，当年夏平安遭未婚妻抛弃后寻死觅活，邝美仪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对他的劝解工作。半年后，夏平安从被退婚的打击中重新振作，感激涕零地对邝美仪说：“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你对我好，我们结婚吧。”邝美仪不言语，双目湿润，鸡啄米一般狠狠点头。几天后，夏平安与邝美仪各自去单位分发喜糖，就这样不言不语地结为夫妻。邝美仪带着她仅有的几身衣服，和她的牙刷被套，默默搬进夏平安原本为另一个女人准备的新房里。原本花好月圆、皆大欢喜的故事，几年后却因夏平安的初恋女友突然出现，再掀腥风血雨。最终，夏平安净身出户，为了曾经抛弃过他的女人，抛妻弃女。

都说坏男人是好女人的一所学校。离婚后，邝美仪修炼成百“男”不侵的哲人。夏锦初潮到来的那年夏天，邝美仪开始不间断地为女儿灌输“男人不如钱亲，人民币不如房子亲”的切肤体会。夏锦还没开始赚钱，就已在邝美仪的调教下学会了记账和理财。“男人长着腿随时会跑，房子不会。男人娶了你随时会跟你离婚，可你‘嫁给’房子，就能在里面安居乐业一辈子。”邝美仪苦口婆心地教育女儿之余，也不忘身体力行，她自离婚后谢绝各路提亲客，一心跟房子谈起了恋爱。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，沿海城市的房价如坐穿梭机般与日飞升，邝美仪适时卖掉夏平安留给她们母女俩的三居室，清算了股票账户，提前支取定期存款，游说夏锦交出攒了几年的零用钱和压岁钱，一股脑砸进楼市。邝美仪挑男人或许眼神欠犀利，选楼花方面却眼光独到。因为手里资金有限，邝美仪就在当时较为荒凉的岗厦区，买了两套单身公寓，自己则带着夏锦在“握手楼”楼群里租了套农民房。单位里的人笑话邝美仪花钱买罪受，邝美仪也不辩驳，心里的如意算盘却拨得哗啦响：城东旧

区只剩下几块地了，依这城市发展的速度，早晚要轮到“西部开发”。到时候，岗厦的房价能不扶摇直上？

西部开发比邝美仪的预期来得更早，随着市民中心迁址和旧城改造的进行，岗厦“土著”集体暴富，仅一个岗厦村就造就了十个亿万富豪与数个千万富翁，邝美仪投资的两套公寓，自然水涨船高。人人哄抬岗厦房价时，邝美仪义无反顾地卖了房，又将目光瞄准西南方的后海区。几年后，政府填海盖房，邝美仪又成了“先富起来的”一部分炒房先驱。

夏锦对炒房兴致不高，可十余年间，跟着母亲折腾房子，多少也积累了些经验和财富。大学毕业后，夏锦在邝美仪的怂恿下，成功游说初恋男友合伙买下了锦绣年华。和所有“见光死”的恋情一样，象牙塔里的爱情根本经不起现实中声色犬马的诱惑，刚装修完房子，初恋男友就提出了分手。他还主动请求夏锦退还一半首付，并将房子过户到她个人名下。当时，谁也预料不到，冷清的景田北会成为高尚住宅区，当初每平方米 6000 元的房子如今能无耻地喊价至每平方米 27000 元，那还是二手房的市场价！房价一涨，邝美仪就幸灾乐祸地来电炫耀：“当初那小子要不是见异思迁，他现在也算坐拥几百万的款爷了。活该！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！”

夏锦对此不以为然。没有百万房产，但能跟相爱的人执手相看，何尝不是种幸福？这些年，夏锦爱过的男人们，和她在锦绣年华里的聚聚散散，倒真应验了邝美仪的经验之谈：“只有和房子厮守才是永恒的”。纵然有了容身之所，夏锦却并不快乐，有时候她甚至懊悔买了这套房。正是这高不可攀的房价，让男人望房兴叹，也让男人望她兴叹。也正是这令人望而却步的房子，囚禁了她的爱情和幸福。

7

一念至此，夏锦搬家的决心又动摇了。她摇了摇头，暗自长吁短叹几声，拨通了林梦龙的手机，妥协地问：“老公，今天冬至，晚上怎么安排？”

“王红又来了。”每次提及那个名字，林梦龙从不掩饰他的不悦，“爸叫我

胖子买什么别墅？直接申请经济适用房呗！”

林梦龙猛一转身，疾步走到夏锦跟前，凝神盯着她眉心沉吟片刻，咬牙切齿地问：“夏锦，你什么居心？凭什么我们俩住两套房，我妹只能住保障房？”

凭什么？就凭她嫁了个没本事却只想不劳而获的男人！可这话，夏锦不能说。真相常使人难堪，一旦说破，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

“我说林梦龙，你张口闭口都是你妹，你替我想过吗？”夏锦自以为圆融地换了个角度阐明立场，“他们头脑发热你也跟着起哄，万一他们供不下去了，不仅他们的别墅鸡飞蛋打，我的房子也成浮云了。你光知道替你妹考虑，咱家的利益，你就弃之不顾了？”

“我就知道那房子在你心里比我们家人更重要。”林梦龙知道夏锦的话在理，却又难以接受夏锦对妹妹能力和品格的质疑，说道，“别说他们不会害你赔了房子。就算真到那份上，咱们还有半岛一号。只要有我，就不会让你冻着饿着露宿街头，你怕什么？”

“亏你说得轻松。半岛一号什么价？锦绣年华什么价？”话一出口，夏锦就后悔了。说出去的话就跟泼出去的脏水一样，覆水难收，徒留刺目的难堪。

“你总算说出心里话了。”林梦龙一字一顿地说，目光如冰刀，“现在觉得我高攀了你还来得及，趁早离了，你好去找配得上你的凯子。”

林梦龙跳上车，绝尘而去。夏锦站在凄风冷雨中，望着那瞬间不见的背影，鼻头一酸，委屈的泪水在眼眶中来回打转。

“小心眼儿。”面朝夜幕下疾驰而去的黑影，夏锦轻声嘟哝，“人家根本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9

邝美仪捧着热气腾腾的杯面，盘腿坐在藤椅上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，全然不知女儿进了门。夏锦唤了声“妈”，邝美仪心下一惊，满满的面汤险些泼洒到手背上。

“不来就不来呗。”邝美仪深知女儿的脾性，夏锦绝不会在这种小分歧上要性子。然而看见女儿强忍的泪水，邝美仪也不忍深究，替女儿捋捋发梢劝慰，“傻姑娘，两个人过日子要多忍让少计较。毕竟你公公也不容易，他牵挂他爸情有可原，只要你心里惦记我，妈就知足了。”邝美仪离婚后对男性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可每次夏锦和林梦龙闹别扭，邝美仪却总是抢先站出来替女婿说好话解围。夏锦深知，邝美仪对林梦龙格外宽容，完全是为了自己，因而她飞快地将母亲推出厨房，背过身去，眼泪已被邝美仪这番深明大义的体己话“勾搭”下来。

见女儿无声偷哭，邝美仪心如刀割，很想找林梦龙兴师问罪，又怕自己横插一杠子反而帮了倒忙。加上女儿性子烈脾气倔，非但不会领她的情，反而容易恼羞成怒连她也不理睬。趁女儿不注意，邝美仪给女婿打了个电话，故意不提夏锦，只是客套地寒暄：“梦龙，你还在你爸家吗？替我问候他一声。听说你阿姨来了，改天我请他们喝茶。”

手机响的时候，林梦龙正在《三国无双》的战场上策马扬鞭、挥刀厮杀，仿佛砍倒的不是敌方的千军万马，而是现实的种种无奈和无助。来电的不是夏锦，林梦龙大失所望，“哼哈”两声敷衍邝美仪，因为猜不准丈母娘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于是顺水推舟说：“好，我跟他们说。妈，您自己也要多保重身体。”

邝美仪原以为林梦龙会主动汇报，甚至焦急地打听夏锦的下落。孰料林梦龙不过不失地寒暄两句便挂了电话，邝美仪越想越不甘：这么冷的天，把老婆气跑了，他居然若无其事！想到林梦龙在婚宴上为夏锦唱的那首“我愿变成童话里，你爱的那个天使”，邝美仪情不自禁地啐了一声：“呸，还天使呢，不就是插了双翅膀的鸟人嘛！”她想夏平安再犯浑，结婚头几年对自己也曾体贴入微，可女儿这还是新婚，隔三差五就要受林梦龙的闲气。邝美仪搞不懂，夏锦到底中了哪门子邪着了什么魔，偏要跟着这么个不识冷暖的大男人。目前林梦龙还没发迹，光用上半身思考已不厚待媳妇，将来他若有点作为有条件用下半身思考时，夏锦还有好日子过吗？邝美仪心想：就因为小锦当初非要往火坑里跳我没拦住，她今天才过得这么辛苦。为了她今后的生活，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



将来我有个三长两短，你靠收租金也能过好生活。”

“没事总诅咒自己干吗？”母亲越为她忧心，夏锦越觉得羞愧。邝美仪又当爹又当妈地把她拉扯大，好容易盼见女儿成了家，非但没享着清福，反而提心吊胆，时刻准备着为女儿再奉献一把余热。过去夏锦不谙世事，一心以为邝美仪热衷于投资房产，都是为了面子。最近几年，夏锦才逐渐体会到母亲的良苦用心，原来买房卖房再换大房，邝美仪不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“没有老公，我照样过得五光十色、风生水起”，而全是为了给女儿留一条后路——那些被买进卖出频繁交易过的房子，全是通往夏锦无忧晚年的金砖！

想到母亲为自己鞠躬尽瘁，她却连让母亲入住锦绣年华的胆量都没有，夏锦心里下起了毛毛雨。她眼角下垂喃喃低语：“妈，你都奔 60 的人了，别瞎折腾了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别替我操心。我什么都不缺，只要你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的，我就知足了。”

邝美仪把夏锦的肺腑之言听成了嫌她多管闲事的怨言，脸色越发阴沉，郁郁地说：“行了，你不识好人心，我也不勉强你。你走吧，别妨碍我看《新三国》。”

语毕，邝美仪看也不看女儿，就打开电视，盘腿陷进沙发里，直勾勾地盯着电视屏幕。夏锦落寞地收拾好碗筷，出神地望着炉上“咕嘟”作响沸腾的汤。汤面上此消彼长的气泡，像极了她此刻的心情，忐忑且幻灭。夏锦将燃气调至文火，偷瞄一眼一脸冰冷的母亲，轻声说：“妈，我回去了。鸡汤还得再煲一个小时，你留个神，别忘了熄火。”

夏锦等不到邝美仪的回应，只能讪讪地带上门，轻手轻脚地离去，一如她轻手轻脚地来。

从母亲家出来，已近夜晚 10 点半。公交车沿途路过不少写字楼，隐没在楼群中的地产公司仍灯火通明，漫天叫价的楼盘广告，年画似的林林总总贴满了玻璃橱窗。公车停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，一个西装革履的小伙子，举着一个简陋的木板，从车身前擦过。小伙子举着木板，笑容可掬地走向公车旁的奥迪 A8，木板上歪歪斜斜的几个粉笔字写着“湖畔珍墅，现楼特价”。身后的小情侣窃窃私语：“现在最勤奋的不是便利店员工也不是警察，而是地产经纪。”夏锦微微侧身，回过头，冲那对小情人苦笑。



一年，林梦龙刚上小学一年级，放学回家要写功课，还要照顾两岁的妹妹。有一次，林梦龙给妹妹冲牛奶时走了神，滚烫的沸水倾盆而下，烫红的手掌不一会儿就泛起亮晶晶的水泡。林梦龙响彻云霄的哭喊惊动了隔壁的邻居，等林广生收到消息赶回家时，林梦龙手上已经像裹粽子一样缠满纱布，柠檬色的药膏渗出点点油星。“幸亏送医院及时，”邻居心有余悸地说，“像这种大面积烫伤，万一感染了，手都保不住。”林广生越想越后怕，噙着泪对邻居千恩万谢，差点没跪地叩个响头。邻居告辞时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孩子还小，你工作又忙，这个家还是得有个女人。”

林广生就是本着给孩子找个妈的精神，通过热心人的介绍，认识了离异三年的王红。在王红声泪俱下的哭诉中，她的前夫成了个不务正业、嫖赌吹样样俱全的恶棍，林广生于是对王红产生了怜惜之情，加上王红三番五次含着泪眼诉说对儿子的思念，让林广生愈加确信她是个善良慈爱的母亲。直到结婚多年后，林广生才陆续从旁人的闲话中得知，王红的前夫是个老实巴交的食堂后勤，钱挣得不多却非常顾家。王红虽赋闲在家，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每天呼朋引伴地沉迷于“四方城”大业。赢了钱，丈夫和儿子就能看见她一张笑脸；输了钱，王红就吹胡子瞪眼地摔碗砸筷，拿丈夫和儿子撒气。几年后，王红在牌桌上认识一个所谓的生意人，两人眉来眼去地勾搭上市后，王红轻信了生意人的许诺，义无反顾地把婚离了。为了嫁富得仁，王红还主动放弃了“拖油瓶”儿子的抚养权。可惜如意算盘算错了账，王红舍人不得仁，她离婚不久，生意人也人间蒸发了。黄粱梦断，王红无颜在江津那个小地方待下去，就只身来到深圳，一心想凭自己仅存的风韵钓只“金龟”。

要是早两年，王红根本不会把林广生放在眼里。但在婚恋市场上厮杀三年后，屡屡在年轻靓丽的小姑娘面前败下阵来，王红才意识到问题的严峻。不管怎么说，林广生好歹是个长，而且还有单位分的一套福利房，加上他能动用关系帮她找个活，王红便半推半就地“减价”处理了自己。王红以为，结了婚，林广生能给她安排个轻松高薪的活，却不想他举荐她去免税商店站柜台。没上两天班，王红便呼天抢地地喊累，也没跟林广生商量，自作主张辞去了工作。高中毕业的王红文化不高年纪不小，为给她找份工作，林广生辗转托了不少关系，结果赔了人情还伤了和气。辞工后，王红再不提上班的事，



如同钝刀子割肉，王红一点一点地剥去了林广生的毕生血汗。要不是花园洋房每月还需要靠林广生的兼差收入还贷，王红早就卸磨杀驴扬长而去了。起初，林广生为了子女委曲求全地让着她，日子久了，忍让迁就成为了习惯，林广生让出了风格，也让高了王红的气焰。林广生年近古稀，却人财两空，这个时候离婚或不离，都只剩不折不扣的笑话加“杯具”。日子过到这个份上，林广生对命运狰狞的面孔已司空见惯，他像一尾搁浅在海滩的鲸鱼，沉重地呼吸，放弃了挣扎。

夏锦婚前对林广生的境况早有耳闻，但她万万没想，林广生勇于在她面前承认自己的无助和失败。“爸，您别说了，我都明白。”望着两鬓灰白、双手微颤的林广生，想到他坎坷不平的一生，夏锦不禁悲从中来，“如果小雪他们实在喜欢那房子，我可以把这房子卖了，省得他们多背一笔利息。反正我和梦龙两个人，也住不了两套房，房子空着还得白交管理费。”

“不用，不用。”林广生吃惊地连瞟夏锦几眼，连声否定说，“小雪买房子，怎么能让你卖房子呢？来的路上，我跟小雪商量过了，别墅不是给我们这样的人家盖的，一个月光管理费就 1000 块，他们就算买得起也养不起。他们还是该量力而行，先租房子住将就两年，将来有条件了再买房。”

“何必租别人的房呢？我这儿就有现成的。”夏锦努嘴示意，“让小雪他们搬过来吧，就当他们帮我交管理费了。一个月能省 4000 块钱租金，一年就能攒下近 5 万块钱呢。”

“那哪儿行？就算住你这儿，也要交租金。”林广生摇头摆手，嗫嚅说道，“这事我跟他们说，不能白住占你便宜。”

夏锦心里像被野兽的利爪攫住般疼了起来：林广生到底是疼她的，在儿媳与女儿之间，林广生没有厚此薄彼，拿她当外人对待。想到林广生对自己的好，夏锦的一颗心，像暖阳下的一捧雪花，软软地化了。

第二章 房子一多,心房里的鬼也就多了

1

美国黑人作家埃尔德里奇·克里佛说过:“你不能解决问题,你就会成为问题。”在这座寸土寸金的开放城市,人们对待有产阶级的态度却并不开放。这就好比早餐店外围了一圈饥肠辘辘又身无分文的饥民,看着你不但吃饱喝足还点笼肉包子敞亮地放着,光看不吃惹得他们垂涎三尺。又似一个丰腴的美女,站在一群“旱”了多时的“饿狼”中央,却只许看不许碰,直让他们跺脚骂娘。

一个人有房不是罪过,但有房不住占着空房惹人眼馋就是罪过。夏锦心知,锦绣年华这套房子一天不处理,因羡慕妒忌恨而招来的纷争,就不会平息。

还顾不上解决自家问题,夏锦就接到何为的通知,说袁茵出了问题。

妇幼医院的病床上,袁茵煞白的一张脸上挂着两行清泪。何为端了个椅子坐在床边,双眼望出窗外,不时地唉声叹气。见夏锦到来,何为自觉地站到窗边,默然地让出一张椅子。

“这是怎么了?”夏锦叫上林梦龙一阵风似地赶来,见此情景,心里七上八下地打听,“孩子保住没?”

何为沉重地点点头,夏锦悬在嗓子眼儿的那块巨石“咚”的一声落了地。

“吓死我了。”夏锦亲昵地拍打袁茵的手背,笑着打趣,“孩子平安就好。看你们俩的表情,还以为在开追悼会呢。”

“好什么呀?”袁茵一转头,锋利的目光直瞪窗边的何为,气鼓鼓地质问,“那个破地方,我们两个人挤着都转不开身,孩子生下来,住哪儿啊?”

“你光瞪我能把房子瞪大了?”何为也不甘示弱,“你差点害我断子绝孙